

QUAN GUO ZHONG XUE SHENG YOU XIU ZUO WEN JING BIAN

全国中学生 优秀作文 精编

1



●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精编

(一)

主 编 钱厚荣

副主编 陈永光 何文林 陆巧林

广东教育出版社

粤新登字 03 号

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精编
(一)

主 编 钱厚荣

副主编 陈永光 何文林 陆巧林

*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顺德桂洲印刷纸类厂印刷

厂址:顺德桂洲工业路 50 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125 印张 82,000 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ISBN 7-5406-3440-5/G·3292

定价:4.3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写 人 类

那一段情	湖 北	翠 欲(1)
我	浙 江	岑春燕(3)
狗咬耗子	湖 南	易进军(5)
阿九	江 苏	肖 鲲(8)
乌篷船	湖 南	熊 斌(10)
绳儿	湖 南	周三华(15)
老窑工	河 南	武晓辉(18)
燃烧的火鸟	安 徽	李 刚(20)

记 事 类

塑像上的小红伞	安 徽	高宇枫(24)
科学破妖的故事	海 南	林琼婷(26)
“第五纵队”	福 建	杨柳纯(29)
“迟到”	山 东	贺卫民(32)
端面	江 苏	何晓佳(34)
请爸爸签字	上 海	施丽燕(35)
变的困惑	上 海	陶浩茹(37)
淡淡的雨季	上 海	方佩岚(39)
我的同桌是女生	四 川	野 草(41)
不再相亲	河 南	李志强(44)

抒 情 类

献给太阳的歌	江 苏	周 密(48)
小亭的思索	江 苏	陈 琳(51)
岁月	上 海	王 军(54)
种一个希望在山巅	浙 江	山 菊(56)
我长大了	湖 北	竺 平(57)
山·飞蛾·大漠	山 东	丁雪芹(59)
珍藏起	山 东	颜 明(62)
父亲的那片海	海 南	杨 波(65)
小园独思	云 南	张俊峰(67)
七月	湖 北	陶金华(69)

景 物 类

游九溪	浙 江	叶 玮(70)
秋游医圣祠	河 南	张 晓(72)
沧浪秋晖	江 苏	沈 蕾(74)
古庙兰香	江 西	戴甄甄(76)
莫愁湖畔的追寻	江 苏	朱晓荣(78)
人间的“瑶池”	新 疆	王 彤(80)
北疆的宝石——呼伦贝尔	内 蒙 古	胡友平(82)

说 明 类

柑桔	浙 江	董连胜(84)
流萤	江 西	段 欣(87)
蝉的自述	天 津	李 川(90)

怎样制叶脉书签·····	陕西	王 力(92)
端午话粽子·····	江苏	陈跃旗(95)
流星与摩擦·····	吉林	车 箭(96)
笔的家族·····	上海	居燕苏(98)
台灯·····	河南	王中关(99)
美国的心脏——华盛顿·····	台湾	郎文白(101)
我家的房院·····	江苏	张来桂(103)

议 论 类

读书好 读好书·····	广东	杨一凡(106)
不要“害怕自己”·····	贵州	谢 毅(109)
把握人生·····	香港	谢安琪(111)
想起了阿勒·邦巴德·····	江苏	纵 颖(114)
加减乘除·····	湖北	左爱群(117)
楼·人·····	湖北	刘 娇(119)
门的杂谈·····	浙江	张 珍(121)
评《辽沈战役》的序幕·····	海南	黎远方(124)

写·人·类

那一段情

湖 北 翠 欲

我的老师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我的老师——一个未娶妻的乡村中学教师。

按理说，教师是不对学生尽抚养责任的。可是，当我唯一的亲人——父亲去世后（我的母亲早已去世），他竟要供养我这个普通的农村孩子。虽然，这并不是先例，但人们难以相信这个有时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怪人”的行为。

瞧一瞧他，总是那个样子：驼瘦的身体总是穿一件整洁平正的旧白衫，遗憾的是上面有不少烟创造的小洞。这白的衫把他那黄的脸衬成了一张纸，他张开嘴冲我乐时，那缕缕隐在皮下的皱纹反而暴露无遗，眼也眯成了一线天。我有些怕他。

从此，我常常躲着他，沉默寡言，好在他一直带课跟班走，我就仍称呼他“老师”，其他老师常怪我不懂事，说是我应该叫他“爸爸”。而他却无所谓，他说，只要我能读好书，叫什么都一样。

老师教书很下力，还要照料我的生活，经常是忙到深夜还在挑灯夜战。对此，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老师这样好，换来的是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

中考结束不久，一张高中录取通知书竟横在了我的面前。天啦！我傻眼了。我原来报的志愿可是中专呀！看着老师那已憔悴的脸，我不禁哭了。

“别再浪费钱了吧！”有人做我的思想工作。老师一言不发，闷闷地倒在圈椅里，燃上“七里香”（当地两毛五一包的香烟），用发黄的手指敲着圈椅的扶手，好半天才站了起来，掐灭了烟，对我笑了笑：“走，欲儿，跟我回家过暑假去！”

整个暑假老师没抽一支烟。终于，我要到城里读高中了。

那天一大早，老师唤我进屋，递给我一叠东西。透过屋顶玻璃瓦射下的光，我分明看到这是一叠崭新的“大团结”（我猜想那定是他这月的工资）和一叠皱皱的毛票外加几枚钢蹦儿。“欲儿，大票子揣着，零钱路上喝茶什么的花……”“嗯。”考虑得多周到啊，我心里一阵热潮，仿佛又听到了父亲的嘱咐。抬起头，老师正满怀希望地看着我。我的嘴巴颤动着，想喊他一声“爸爸”，但泣出的却仍然是：“老师——你……”“上路吧！”老师微笑着，不容推辞地扛起他为我准备好的行李包，领着我向村子东头的汽车停靠点走去。

太阳已经升起，我跟在老师的后面，仿佛走在一棵大树的树荫里一般。一路上，他亲切地和我说着话，泪水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望着这情景，我紧抓着兜里的手帕……

车停了，人们一涌而上，车门口挤成了一团。老师急忙把我向上推。可倒霉的是：人上去了，那个大行李包被夹在人墙外。老师见此情景，一个箭步冲上踏板，“嘿”的一声，把包推进了车门，那空位马上又被涌上来的人填补了。由于拥挤，“砰”的一声，老师那不及抽回的手被撞在车门边的螺钉上，血立刻流了出来，鲜红鲜红的，分外刺眼。“爸！您

……”我情不自禁地惊叫出来。“哦，没事儿！”依旧是那慈祥的面容，对我微微一笑，忙抽回手，跳下车。

车开了，他恋恋不舍地挥着手，挥着那只没伤着的手。我也将手伸出窗外招着，想努力睁开那嵌满泪花的眼再看看老师，不，再看看爸爸。然而，眼前却朦胧着一片眩目的红，逸散开来，便成了交叠的红晕，而第一个红晕中却分明有个清晰的驼影在不停地忙碌着……

【简评】 读完全文，我们知道这是写一位助人为乐的乡村教师，但作者未落俗套，而是以“我”的真实感受丝丝凝聚，到文尾才自然迸发对“爸爸”的深情呼唤，这样，一位高尚的教师所做的事就不是空洞的故事，而是纯朴难忘的“一段情”。

我

浙 江 岑春燕

放学的铃声一响，把书包往肩上一甩，绕着教室走一圈，在埋头用功的女伴肩上重重一拍，嘿，回家喽！才哼着一曲什么小调，满不在乎地荡到楼下，跨上那辆小单车飞驰而去，在清脆的铃声中飞速穿过拥挤的人流，猛地刹车在那个时髦女郎的脚后跟，或擦过那位拎着篮子的老太太的胳膊，未等老太太摇头叹息说“现在的孩子……”连忙吐吐舌头，做一个歉意鬼脸，又风一般骑过去，这就是我。

不知看了哪一部小说，就那么呆呆地在窗前坐上半天，看

阴暗的天、飘泊的云、雾蒙蒙的远山、瑟瑟枯叶，嘴里吟着悲婉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之类的诗词，颇有点多愁善感的模样，那也是我。

刚刚跺着脚跟父亲耍脾气，似乎受了莫大委屈地躲在房中咬住被子哭得“泪成汪洋”，一会儿却在院中绷起橡皮盘，猴子般窜来窜去，拍着手教小妹唱“阿姨买来红红绿绿芝麻糖，小青要吃花生糖……”一类的歌谣，为小孩子咬不准的几个幼稚的童音而笑得前仰后俯，那还是我。

曾经好羡慕人家那种成熟的稳重，那种淡然的笑不露齿的端庄，也颇为欣赏那种无拘无束的疯狂，无忧无虑的洒脱，于是造就了一个矛盾的我。

可以因朋友的一句激将话，浪费一整天的光阴，在柏油路上像飞似的赛车，伸伸明明已酸痛不堪的腿，作出一副潇洒而无所谓的样子；也可以在门外同学们尽兴耍乐的尖叫声中，坦然地握着笔杆而对一道难题苦苦思索。

颇不以为然地对同桌充满童真的“小题大做”露一个宽容的长辈似的微笑，却为意外地收到一位远方朋友片言只语的问候而雀跃欢呼。

失意的我可以为一把风雨中遮挡在头顶的小伞而感动得热泪盈眶，也曾几次握着收拢的伞，在雨中独自漫步，享受融于绵绵细雨中的种种“浪漫”……

虽然我还无法紧紧把握渐渐长大的自己，但我将努力用我渐趋深思的心来挽牢“我”的世界，寻求“我”的道路，虽然我不曾拥有隼鹰搏击长空的壮烈，但我有“我”的气质、“我”的魄力，我的希望之鸟永远不懈地扬起追索的翼翅！

半分幼稚，半分成熟，一个善于编织美梦的头脑，一颗

追求探索的心，构成了这样一个豆蔻年华中的我。

【简评】 流畅的语言，简洁的文字，活泼的笔调，塑造出一个半分幼稚、半分成熟的“我”，一个没有虚伪，没有粉饰的“我”。

狗咬耗子

湖 南 易进军

与往常不同，刚开学，我们这些高一的新生就走上正轨了。

“喂，擦黑板那位不是齐杰吗？”

“不是他还能是谁？可是个‘狗咬耗子’式的人物！这不，你看他又在‘表现’了。”

“哦，听说在初中时，他虽只是个生活委员，可各方面都管，被评为地区优干，可后来被人换了包。怎么还不吸取教训，现在又……”

“嗯，咱得提防点，别让他‘咬’到我们头上。”

两位同学的对话，无意中 also 给我敲响了警钟：以后你可别多嘴了。你是生活委员，他是团支书，别让“咬”着。

可是，没多久，齐老夫子就“咬”到我的头上了。

那天，晚上熄灯后，多嘴的我忘记了那两位同学无意的“警告”，与邻铺的同学悄悄地聊起天来。没说上几句，就有人厉声叫道：“易进军，你们不要讲话了！”好辣，寝室长没管，他团支书倒管起来了——“狗咬耗子”——这话果真不

假。算了吧，谁叫自己做了“耗子”哩！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第二天中午，他找我谈话来了。他严肃地说：“你是干部，在班上应带头遵守纪律……”一筐话说得我直咬嘴唇，脸上火辣辣的。

此事后，我不敢再多嘴了。可是后来，他竟要我也去“咬耗子”。

本来嘛，开水是大家都喝的，挑开水也该排个值日。可是他却要我和他全包起来，并轻巧地说道：“这是锻炼身体。”挑开水，可是个苦差使，我想不干，可自己又是干部，怎好说呢？再说，他能干，我同样也可以干嘛。这样，我虽然心里埋怨他不该要我去“咬耗子”，但还是干起了挑开水的差事。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狗咬耗子”式的人改不了“狗咬耗子”的性格。

前不久，学校举行“亚运知识竞赛”，我班选派了四位代表参加。齐杰虽不是代表，可还是要“狗咬耗子”。他从班主任那里搬来一大叠报纸，又从图书室借来好几期《半月谈》，还从外班弄来一本《亚运知识》。接连好几个中午、晚上，他和参赛同学一起寻找答案，忙得不亦乐乎，好像他也是参赛者一样。这次，多亏他“狗咬耗子”，我班代表才一举夺魁，为班上捧回了一张大奖状。

为什么齐杰爱“狗咬耗子”呢？一个偶然的机，我好奇地翻开了他的日记：

9月27日 晴

许多同学说我“狗咬耗子”，我知道这是事实，但我不知道同学们为什么对此反感？是我不应该“狗咬耗子”吗？唉，眼前这团迷雾何时才能散开？

10月8日 晴

今天，我无意中看了《狗咬耗子小议》一文，从心里感谢此文的作者。文章说得好：当猫儿不在时，狗咬耗子何乐不为？当猫儿不去捉鼠，狗咬耗子又有什么不好？当老鼠危害集体时，不责备猫儿不尽职，倒来责怪咬鼠之狗，能算公平么？

我“狗咬耗子”到底是没错的。有同学不理解，那是先前学校削弱政治思想教育造成的恶果，我想，最终他们会理解的。“耗子”我还得“咬”，不过也要注意方法。

11月16日 雨

近期，我发现同学很少说我“狗咬耗子”了，甚至有些同学也在“狗咬耗子”了。像易进军，就表现不错：上次送阳珍华去医院，他不是很主动吗？还有，在这次运动会中，他不是热情为运动员拿衣倒水吗？

.....

“啊哈，你偷看人家的日记！”突然，背后有两只手蒙住我的眼，另一个人夺去了日记本。我吓了一跳，掰开蒙住眼的手，一看，这一前一后的正是先前在背后嘀咕齐杰的两个调皮鬼。

“那有什么？最多不过是‘狗咬耗子’罢了，何况，他未经我同意，竟在日记中写了鄙人！”我镇定下来，理直气壮地说，“可你们……”

“我们什么？最多也不过‘狗咬耗子’罢了！”他们一个耸耸肩，一个拍着胸脯，毫不示弱。

哈，我们都成了“狗咬耗子”式的人物了。彼此彼此！

【简评】 本文以具体事例写出了一位优秀学生干部耿直的性格，“日记”显示了他无私的内心，戏剧性的结尾显示受他影响的同学日益增多。

阿 九

江 苏 肖 鲲

阿九是个女孩子，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

阿九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小物件，飘带、手镯、项链之类。她有一个极精致的小盒子，里面藏着她的宝贝。

阿九很喜欢谈论明星，聊起明星来如数家珍。对于他们的特点，凭女孩子的敏感，她总能体会得很准确。“谭咏麟清秀中透出一种忧郁”这类话，是她最常讲的。

阿九爱看各家流行小说，最喜欢金庸《碧血剑》里的阿九，于是大家送她“阿九”的美称。

阿九柔软的长发上爱扎着不同颜色的飘带，但大家从不觉得这是在刻意修饰，仿佛这只是一根彩色的头发。她脸部的轮廓很细腻，皮肤白而娇嫩，高高的鼻子，嘴很小并总很湿润，眼睛不大，却给人一个眯起眼笑的糖娃娃的感觉。

刚进中学那年的圣诞节，恰好是星期六，我们都想去感受一下教堂那种特有的平静与温馨，可晚上又不敢自己回家。在这犹犹豫豫的时候，阿九说：“找几个男生一起去不行吗？”众人大骇：别人会说什么呢？

“我们自己清楚就行了，何必在乎流言。”她很激昂地。

“那，那谁去说呢？”

“自然是我了。”她自告奋勇。

那次她找了几个班上最壮的男生。果然，大家玩得很开心。

女生们长大了，常常有点肚子疼的麻烦事。阿九最喜欢的就是送她们回家。她的温存有趣的话，确实安抚了不少难姐难妹。她总爱在回家的路上买点零食给她们吃。难得她脑子好，记得住每个人爱吃的东西。

阿九有个清脆的嗓子，班里好多人都迷她的歌。她是有求必应的人，有时看到你不高兴，她就会坐到你面前，一首一首地为你唱，直到你重展笑颜。

每个星期学校都要求大扫除，女生的任务总是擦玻璃，哪怕教室在四楼。值日女生想像力丰富，很容易想到摔下去会血肉模糊的一堆，面对面抖抖索索，谁也不敢先爬上窗台。

阿九笑嘻嘻地说要给大家做个示范。她酝酿半天，脸上带着耶稣受难的圣洁表情，迈出了勇敢的一步。突然的一声轻响，阿九的裤子岔了一点儿。大家先是一愣，然后大笑起来。阿九脸都没红，把宽松衫向下拉了一点儿：“裤子太紧了。”

3年过得很快，中考一天天逼近了，大家都有些玩命，阿九也瘦了不少。

一天正上物理课，阿九忽然觉得肚子疼。她想笑：都是她们传染给我的。却又笑不出来，实在是很疼。

老师走过来：“同学，你怎么了？”

“我，我肚子疼，我想回家。”阿九扶着桌沿站了起来，“随便找谁送我一下吧！”

她看着四周的人，大家也都在看她，可一接触她的目光，

就马上避开了，装作看笔记的样子，这时候，谁愿意落课？

阿九的嘴抽动了几下，似乎想说什么，眼睛亮晶晶的，没见过有眼泪滴下来。她一手扶墙，一手按着肚子，歪歪倒倒出了教室。

教室里一片安静。停了一会，继续上课。

第二天，阿九来了，仍是甜甜地笑，大家也笑。一来一去，总有点什么和平时不同。

【简评】 阿九是位不普通的女孩，不是所有的女孩都像她那样大胆地表现出自己的爱好，那种“我们自己清楚就行了，何必在乎流言”的真诚和直率。除此之外，她那助人为乐、乐观向上、泼辣大胆的个性也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本文不只写了阿九，本文的成功之处更在于以阿九的同学截然相反的态度来反映中学生复杂的心理世界，让读者深思第二天来的“仍是甜甜地笑”的阿九会和平时有什么不同。

乌 篷 船

湖 南 熊 斌

总有一天，那段流动的岁月，会幻化成一只漂亮的乌篷船，我将立在船头，为深爱着自己的父亲，撒一路沉红色的花瓣……

——题记

湘江，从我家门前拐过。

小时候，一到春汛来得急的日子，我便常常喜欢一个人跑到江岸看江中往来的木船。

木船顺水而下，舵手尽管歪着头向两岸打他的瞟瞟眼，其余的水手呢？待把嗓音练足，稍一使劲，一首粗犷的情歌便跌落在湍急的江面：

细雨蒙蒙不见天
大浪翻翻不见船
隔了几天不见你
好像离了几十年

.....

其实，天朗朗的，岸边也没有姑娘的影子，这时，我也会扯开了自己的嗓门，唱起一首古老的童谣：

大河涨水小河流
驴马畜牲坐船头
我想扯堆草你吃
船儿走了水也溜

.....

船上的人大笑，岸上的我也跟着笑。

但是，自从我家里有了那只乌篷船后，我便从童年走进了懂事的季节，那一首首童谣和一件件往事，化作一帧帧深沉的素描，叠印在乌篷船那根粗壮的缆索上。

思绪启航了，随了乌篷船摇曳的身影驶向朦胧的远方

.....

在爷爷留下的那份“祖业”中，原本没有那只乌篷船的。

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爸爸不在家，当我一个人吃完饭